

〔侃历史〕

## 文品与人品

□王兆贵

有位读者特别喜欢某作家的小说，每每捧读都很敬佩。可当她有幸参加过一次见面会，与作家相处并交流过后，顿觉大失所望，感觉此人品性与其作品情趣相距甚远，发誓再也不看他的作品了。

人们对文人形象的要求，有很大的理想化成分，特别是当他们成名之后，期望值就更高了。或以为文笔大气的作家，其人也必仗义豪爽；或以为文笔儒雅的作品，其人也必风流潇洒。这位读者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落差，原因正在于此。

南朝梁萧纲，皇帝做得很憋屈，但于文学颇有建树。他认为“立身之道，与文章异”，提出“立身先须谨重，文章且须放荡”。当然，这里所说的“放荡”，是指无拘无束。鲁迅对萧纲的主张深以为然，批注说：“帝王立言，诚饬其子，而谓作文‘且须放荡’，非大有把握，那能尔耶？后世小器文人，不敢说出，不敢想到。”

其实，“文章且须放荡”这件

事，在帝王之家或泥古不化的文人圈中可能不被认可，但在自成一家风骨的文人那里却早已不在话下了。特别是在那些惊世骇俗的骚人墨客笔下，潇洒自如的篇章比比皆是。

当然，需要注意的是，萧纲讲的是两句话，且“立身先须谨重”在前，“文章且须放荡”在后。就是说，做人是第一位的，放荡不得。

自古以来争议较大的不是文章本身，而是为文与立身的关系，或者说文品与人品的关系。所以说“以文观人，自古所难”，是因为文品与人品很难相提并论。文笔奇崛的人，不一定个性张扬；性情恬淡的人，文风或许泼辣；才华横溢的人，行为可能荒唐；一代文宗，不见得冰清玉洁。

翻开世界文化艺术史你会发现，在那些不朽作品背后的文化巨匠，也不全然是圣人君子。他们的思想理念、品格节操、行为方式，或有逆于正统，或有异于世俗，或有悖于伦常，为时世

所不容。若干年后，时过境迁，尘埃落定，人们对前世文人的评价就宽松多了。尽管在一些学术专著中对他们的评价仍然存有较大争议，但在教材课本中，在普通读者中，人们主要依据其传世作品和文化成就说话，至于其人品如何，也就不大关心、不大计较了。文如其人也好，人不如文也好，那都是过去时，只要他的辞章文采斐然，就会拿来捧读。后人并不以温庭筠科场作弊、李白醉怀胡姬、元稹有负薛涛、杜牧狎妓宴游之类丑闻八卦而厌弃他们的杰作。

作为一个概念化的群体，有影响力的文人众多，但良莠不齐的现象在所难免，瑕瑜互见的情形并非个案。瑕不掩瑜者倒也好说，最难评判的是那些德才相悖的文人。他们或被称作才胜于德，或被称作德逊于才，说白了就是文品上佳，人品较差。对这部分文人的考察评价，历来存在诸多分歧，至今也无定论。人们对文人的评价，往往会受当代价

值观所左右，而价值标准和道德尺度并非一成不变、万世不易的，而是随着时代的更迭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有所调整。

古今中外有造就的名流大家，通常是那些荷尔蒙较旺的人。荷尔蒙旺盛，既能焕发他们特立独行成大事的激情，也可能促使他们做傻事。文人也是人，他们也有不能免俗的一面，也会因七情六欲而犯傻，就像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英雄豪杰一样，总难免有这样那样的过失。余秋雨在《白发苏州》中写到唐伯虎时，曾感叹说：“人品、艺品的平衡木实在让人走得太累，他有权利躲在桃花丛中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。中国这么大，历史这么长，有几个才子型、浪子型的艺术家怕什么！深紫的色彩层层涂抹，够沉重了，涂几笔浅红淡绿，加几分俏皮洒泼，才有活气，才有活活泼泼的中国文化。”诚哉斯言，若非信马由缰，焉能游目骋怀；惟有百花齐放，方成锦绣大千。

〔有所思〕

## 九月的云天

□李炳锋

秋分过后就是农历的九月了。在北方，每当到了九月，就会想到高远，就会想起这样的诗句“天高云淡，望断南飞雁……”是啊，九月的一天，当你一觉醒来，就会突然发现天空高了、远了，高远到可望而不可即，莫名让人想起小时候曾经的理想。天上的云彩再也没有七八月的浓稠，而是薄薄的，自由地在天上飘着，像脱去羁绊的浪子，没有了牵挂也就没有了重量，随风飘荡，任意东西。

蓝天之上，天空中一丝云彩都没有，只有一望无际的蓝，蓝得是那样的锃亮，让人感到梦幻般的不真实。这时如果站在高山之巅抬眼望去，会感觉天空是圆形的，中间高四周低，就像一个无限大的穹隆。再仔细望去，又感觉天空是方形的、无形的。肆

意地想象在九月的云天里挥洒出迷离惆怅，有庄周梦蝴蝶的物我两忘。九月的天空有时也会阴云密布，但维持不了多久就会云消雾散，即使不完全散去，也仅仅是藕断丝连，这时能看到云彩的筋骨。有时，在夕阳的映照下，天是红的，云是红的，地也是红的，天地间是浑然一体的红，红得让你心里格外温暖。

天空高远，田野也变得空旷。秋收已过，土地完全露出了它黑黝黝的本色，农人把土地耕翻，大地像健美运动员自豪地亮出肌肉和经络。田野里没了庄稼，天地间显得无比空明透彻，一望无际，一览无余。秋后的蚱蜢快活地飞着蹦着，似乎感受不到悲凉。偶尔有野兔蹿入视野，轻巧的身躯腾空跳跃着画出一道道弧线。还有那些在一块叽叽喳喳的麻雀，或聚或散，或飞或驻，好像是在议论着什么，应该是议论着冬天的去处吧？相比之下，喜鹊就优雅得多，它们也鸣叫着，穿着一身考究的燕尾服，举手投足都有绅士风范。“呱，呱，呱……”比喜鹊叫得深沉、举止更加高大上的还有一种鸟，那就是空中飞行的大雁。雁儿人字形排开，一直往南飞着，它们是九月云天永恒的诗行。每当看到大雁在天空中翱翔的身影，人们自然会哼起“鸿雁，天空上，对对排成行。江水

长，秋草黄，草原上琴声忧伤……”没有比这首歌再能表达九月云天之高远和苍茫的了。一览无余的简单，干净利索的明快，这是九月的特写。

在九月的天地里，那些高大的白杨树依然是挺立的，可没了庄稼的衬托，它们是那样的孤单落寞。但过不了多久，也就在寒露到来之前，农人新植的小麦就会破土成绿。稚嫩的麦苗与渐渐变黄的杨树正操办着时令的交接，从此，空旷了半个多月的田野又充满生机。再看山上的树木吧，不知不觉中已由单一的绿色变成了缤纷的七彩，不论你从哪个角度看，都是一幅动人的油画。

九月的夜晚，月亮升起的时候感觉天空特别的高远。柔美的月光会把满天的星斗带向远方。在柔美的月光下，在清凉的秋风里，树叶沙沙作响，这声音会令人产生不尽的遐想，会想到一个个春秋的过往，会想到随白云一起飘走的时光，想着想着就进入了梦乡。第二天清晨，当阳光重新升起，还未完全隐退的月亮如同尚未褪去的梦的残片恋恋不舍地挂在天上，与片片白云一起在天空中交错漫游着，使得整个天空像水洗般的清亮。

城里的九月，纵然被大多数人忽视，可天空也是高远的。透

过那层层叠叠的楼房挤压和星星点点的树木遮挡，依然可以看到白云悠然飘过的身影。盛夏的余威褪尽，城里那开阔的广场上热闹起来，老人与儿童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。天上一个个高飞的风筝，蜈蚣、鲨鱼、燕子、孙悟空、汽车、轮船……无所不有，热闹得就像地上的人群。风筝在碧空中飘荡，把人们胸中的诗情放飞于蓝天，宠辱皆忘。

云天，九月的云天另一面是什么样？如果你此时有幸乘坐飞机的话，就会看到天外之天。在天上看云，会感觉地上有什么，天上就有什么，只不过上面的云彩比下面的更加浓密、更加纯净、更加梦幻罢了。有的如棉絮般铺开，有的如砂糖般堆砌，有的如盐场般开阔。有的云彩如江河奔流，瀑布直下；有的则像高原上的田地围堰，沟沟壑壑；有的如万年冰川，高低错落；有的灰蒙蒙的干脆什么都不像，却又气势慑人、势不可挡。在天上，无论看到什么，心里都充满着超然物外的神往，都会感受到宇宙的无垠、人类的渺小，自然就会默念朋友的诗句：“飞在天上，我心翱翔。启程莫问归途，幸福就在前方。送人玫瑰，留有余香。和风吹拂千山绿，海纳百川润八荒。蓝天无际，云海茫茫。一叶小舟随风去，处处是故乡。”



〔在人间〕

## 泉城情深

□星蒙蒙沂

或是这事那事的原因，接连几日休息不好，妻子突感不适，心慌、胸闷。心电图显示有明显异常，准备陪她到省城进一步诊疗。

到济南前，朋友杨帆已帮我们预订了房间。红包发钱给她，总是拒收，我告诉她不收就不去住了，她才收下。刚到济南，她又诚意满满地请我们吃饭，要和我们一起去聚聚。实在不想让她破费，我以累和不方便为由，几次电话推辞，没去。

和杨帆大学军训时认识，之后同班，再后来邻班。这位菏泽女孩特别懂事，不管遇上啥事，她都乐于帮忙。我俩应该是那种比较投缘的朋友。没想到，有了毕业后十几年的“疏远”，再见面依然亲切，就像还停留在学生时代。

住院次日，杨帆去外地出差。回济南后，即给我打来电话，身体谈中听得出，她很关心妻子的身体情况。我几次拒绝她，不告诉她病房的位置，她依然和丈夫、孩子一起找过来，提了些香蕉、苹果。临走，我想请他们到附近的饭店吃顿饭，从病房的走廊一直到把我推出电梯，杨帆一家

坚决拒绝了。

刚走进病房走廊的门，妻子就远远喊我，让我抓紧时间联系杨帆一家。妻子说，水果兜里面有一个信封，里面有500元现金。我给杨帆打电话，她说已经离开，钱是给妻子买营养品的，怎么也不肯拿回去。再打，关机。

杨帆夫妻是大学同学，都是外地人。他们在济南安家、工作，并不容易。知道退钱她肯定不收，我就发了个标明6.66元的红包，说是预祝他们凡事皆顺。杨帆回消息称自己不傻，不收。出院前，我再次转账给她，她依然不收。

去济南前，我心情十分沉重，也有些惶恐，在微信朋友圈发了几条心情。当时并没想跟在济南工作和生活的兄弟们联系，只想悄悄地去，悄悄地回，不愿叨扰他们。但我疏忽了，忘记了朋友圈里的内容兄弟们可能会看到。果然，老大打来电话，说兄弟几个商量好了日子，一起到医院看看妻子。几位兄弟虽都在济南，却不在同一个地方。他们的工作单位、居住的小区，距离都挺远。我告诉老大不要来，病房

只准一个家属进入，外人不让进，目前情况一切安好，让他们放心。着急时脱口而出的话，往往很不严谨。都是一个宿舍的兄弟，找借口时竟没考虑到大家都是学医的，且老大就在另一家医院的心内科上班。不允许其他人进病房探望病人，显然是个极其幼稚的借口。

中秋节前一天，兄弟几个赶到医院。月饼、牛奶、葡萄、大枣、石榴，大包小包的，堆在床头柜旁。关于妻子的病情，他们几个各抒己见，当着妻子的面聊了很多。有了兄弟们的宽慰，妻子的心情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。

住院期间，医院的钟教授，我只见过一面。查房时，见我把妻子的动态心电图给撤了下来，她生气了，言辞很是冲动地质问为什么不继续做动态心电图，24小时不行，至少得48小时。她的“强势”，弄得我一时无语。这位教授若就这样离开，我对她可能也只留下一个“强势”的印象。但她没有，她拿出手机就打了一个电话，当着病人和一帮医生、学生的面，称诊断有些困难，请电

话那头的老教授一定过来帮忙会诊、拿方案。她的谦虚、务实和坦然，令人多了几分尊敬。

在医院的头几日，因诊断和治疗方案迟迟没明确，我有些焦躁。管床护士宋金歌的态度暖心，化解了我多次不满。

出院前一晚，一位小姑娘跑进病房，亲昵地称妻子“刘姐”。她说自己下夜班了，再上班时我们可能就出院了。她轻轻摸了摸妻子的肚子，祝愿“早生贵子”。护士美女下班后的一个举动、一句祝福，自然流露，十分感人。“这两天，打针的护士就是她，叫刘媛媛。”妻说。

杨帆探望妻子后，给我发来一个地图截图，她说医院附近有个老舍纪念馆，没事时可以溜达着去看看，散散心。那几天，兄弟们的电话、留言，一个接一个。

的确，很多时候，济南是以泉闻名的，别称“泉城”。其泉之多，自然不言而喻。而我，在感触过济南的诸多美景之后，最忘却不了的，还是那份泉水般清澈、悠长的浓浓深情。熟人之间，陌生人之间，都有。